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著兩个指頭總不肯斷氣幾个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訌亂著問有說為兩个人的有說為兩件事的有說為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為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

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
就沒了氣合家大口號哭起來準備入斂將靈
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次早著幾个家人小厮
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着合族一班人來
弔孝都留着吃酒飯領了孝布回去趙氏有个
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
銀匠店扯銀爐這時也公備个祭禮來上門僧
道掛起長旛念經追薦趙氏領着小兒子早晚
在柩前舉哀夥計僕從了鬟養娘人人挂孝門

日一片都是白看看閙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
回來了齊來弔孝留着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
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幾个兒
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渾
家坐著打點拏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个奶
媽領著一个小厮手裏捧著端盒和一个毡包
走進來道二奶奶頂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
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
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

个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嚴貢生打開看了簇
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
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
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即刻就過來打發
奶媽和小厮去了將衣裳和銀子收好又細問
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单
留與大老官的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
的腰經走過那邊來到柩前叫聲老二乾號了
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着重孝出來拜謝又叫

兒子磕伯伯的頭哭著說道我們替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你現今有恁个好兒子慢慢的帶著他過活焦怎的趙氏又謝了請在書房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不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們至親的也不曾當面别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

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為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于心無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大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替弟考出了貢他有个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留著住了幾个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个令愛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

嚴貢生道任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府與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家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王仁遞个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了那一沓事來的了王德冷笑了一聲一會擺上酒來喫着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會入簾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麼因湯父母前次入簾都取中了些陳猫

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曾來聘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个人內中嚴貢生說此話因他弟兄兩个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兩人聽這話心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到前

司這一場官事湯父母著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个奴才腿也砍折了一个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這是厚道些好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酒奶媽抱著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裡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

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躭閣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過了幾日大老爺果然帶着第二个兒子往省裏去了趙氏在家掌管家務眞過是錢過北斗米爛成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享服度日不想皇天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說是个險症藥裏用了犀角黃

運人牙不能灌漿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願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並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量要立大房裡第五个姪子承嗣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他自己情愿我們如何硬做主趙氏道哥哥你妹

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个正經主兒去了這些家人小厮都沒个投奔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閙鬨第五个姪子纔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个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王仁道大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

狠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个字他這裏叫一个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王仁搖著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著只得依著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來富來到省城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到了寓處門口只見四个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拏著鞭子站在門口唬了一跳不敢進去站

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邀叫他
領了他進去看見廠廳上中間擺著一乘彩轎
彩轎傍邊豎著一把遮陽遮陽上帖著即補縣
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紗帽
身穿圓領補服脚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
頭遞上書信大老爹接著看了道我知道了我
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來富下來到
厨房裏看見厨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
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

頭平西不見一个吹手來二相公戴着新方巾
披着紅簪着花前前後後走着著急問吹手怎
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叫四斗子
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个好日子八錢
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
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戥頭又叫張府
裏押着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个
時候怎得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
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

絮聽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給人喫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說罷去了直到上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擡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狠廳上的客說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時已到且去迎親罷將掌扇掮起來四个戴紅黑帽子的開道來富跟著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敞廳甚大雖然點著幾盞燈燭天井裏却是不亮這裏又沒有个吹打的只得四个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

天井裏喝道喝个不了來富看見不好意思叫
他不要喝了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拜上嚴老
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正吵鬧
著四斗子領了兩个吹手趕來一个吹簫一个
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个腔調兩邊
聽的人笑个不住周家鬧了一會沒柰何只得
把新人轎發來了新人進門不必細說過了十
朝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那船
家就是高要縣的人兩隻大船銀十二兩立契

到高要付銀一隻裝的新郎新娘一隻嚴貢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的白粉牌四根門鎗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掌傘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噦出許多清痰來來富同四斗子一邊一個架著膊子只是要跌嚴貢生口裏叫道不好不

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拏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喫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个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擱在後鷲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饞癆左手扶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看見少刻船攏了馬頭嚴貢生

叫來富著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裏去又叫些馬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方纔我喫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纔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嚴貢

生道喫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掌櫃的道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麪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猪八戒喫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纔這幾片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

攮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拿甚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唬了陪著笑臉道小的剛纔喫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个嘴巴說著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帮船家攔著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

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喫了嚴老爺的藥但他是个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耽得住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擡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子走過幾个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纔若不如是著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纔查到這个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

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不成衆人一齊揲著掌柁的磕了幾个頭嚴貢生轉灣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忽忽且放著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賬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厮跟著一鬨去了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去了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裏擡東擡西鬧得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

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齷齪的緊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他住嚴貢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他有房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立嗣的渾家道這不成他要繼我們第五个哩嚴貢生道這都由他麼他算是个甚麼東西我替二房立嗣與他甚麼相干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着頭腦

只見趙氏着人來說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叫請大老爺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邊嚴貢生便走過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便叫過幾个管事家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趙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个兒子來過繼便請舅爺說道哥哥大爺方纔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層我照常住在前面纔好早晚照顧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媳婦住著正屋婆婆倒住著廂房天

地也斷也沒有這个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
隨他說著自然有个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
談了兩句淡話又喫了一杯茶王家小廝走來
說同學朋友候著作文會二位作別去了嚴貢
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幾个管事
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過
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
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
他也沒有還占著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

尋屋打掃兩間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个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賬目都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交與二相公查點比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當家憑著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此後若有一

點撳隱我把你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𠷔衆人應諾下去大老爹過那邊去了這些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爹的言語來催趙氏搬房被趙氏一頓臭駡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爹吩咐的話我們怎敢違拗他到底是个正經主子他若認真動了氣我們怎樣了得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駡駡了又哭足足鬧了一夜次日一乘轎子

擡到縣門口正值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寃知縣叫補進詞來次日發出仰族親處覆趙氏備了幾席酒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今雖坐在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爲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好拏這話回老爺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著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个可否那開米店的趙老二扯銀鑪的趙老漢本來上不得臺盤纔要開口說話被嚴貢

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个人自心裏也栽劃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見兩个把我們不偢不採我們没來由今日爲他得罪嚴老大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个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馬蟻一般見衆人都不說話自己隔著屏風請教大爺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胷跌脚號做一片嚴貢生聽著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眞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

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揪
著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趙
氏越發哭喊起來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
出來揪他撕他是幾个家人媳婦勸住了衆人
見不是事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當下各自散
了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黌宮片
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嚴振先只得混賬覆了
幾句話說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據嚴貢
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也是

有的總候太老爺天斷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律設大法理順人情這貢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語說趙氏既扶過正不應只管說是妾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嚴貢生看了這批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著覺得多事仰高要縣查案知縣查上案去批了個如詳繳嚴貢生更急了到省赴絫臬司一狀司

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貢生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一族趕到京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要正名分只因這一去有分教多年名宿今番又擬高科英俊少年一舉便登上第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放筆寫嚴老大官之可惡然行文有次第有先後如原泉盈科放乎四海雖支分派別而脈絡分明非猶俗筆稗官凡寫一可

惡之人便欲打欲罵欲殺欲割惟恐人不惡之而究竟所記之事皆在情理之外並不能行之於當世者此古人所謂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世間惟最平實而爲萬目所共見者爲最難得其神似也

省中鄉試回來看見兩套衣服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一口一聲稱呼二奶奶蓋此時大老意中之所求不過如此既已心滿志得又何求乎以此寫輓近之人情乃刻棘刻楮手

段如謂此時大老胸中已算定要自占二奶奶家産不惟世上無此事亦無此情要知嚴老大不過一混賬人耳豈必便是毒蛇猛獸耶

老嚴筆下必定乾枯二王筆下必定雜亂三人同席談論時針鋒相對句句不放過眞是好看殺

嚴老大一生所說之話大槩皆謊也然其中亦有一二句是眞的就如幫灊作伐之說雖

不可信周家結親之事則眞惟有船上發病一事則至今無有人能辨其眞僞者至於雲片糕之非藥則不獨篙長知之脚子知之四斗子知之卽閱者亦知之也何也以其中斷斷不得有人參黃連也

趙氏自以爲得計於二王平生之泰山也孰知一到認眞時毫求靠不得天下惟此等人最多而此等人又自以爲奸巧得計故余之惡王於依更甚于惡嚴老大

嚴老大一生離離奇奇却頗有名士風味時時刻刻說他是个鄉紳究竟歲貢生能有多大時時刻刻說他相與湯父母究竟湯公並不認得他似此一副老面皮也虧他磨練得出

許多可笑可厭的事如叫吹手擺紅黑帽帖叩補縣正堂等件却從四斗子口中以臭排揚三字結之文筆真有通身筋節

儒林外史第六回

儒林外史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興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裏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裏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著胆竟寫一个眷姻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个親戚正在沈吟長班又送進一个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著范進周司業知

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便叫快
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
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个
甚麽姓嚴的貢生麽他方纔拏姻家帖子來拜
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却不曾有這
門親戚范進道方纔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
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
家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却不曾序過這等看起
來不相干了卽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那

嚴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長班應諾回去了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嘆息說道賢契績學有素雖然就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况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裏還可相幫

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留著喫了飯相別去了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後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却也沒有甚事相煩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个學生叫做荀玫那時纔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个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果

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任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纔按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件事忘斷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纔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汶上縣荀玫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裡把童生落卷取來對著名字坐號一个一个的細查查徧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

有个荀玫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慮著若是有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一會同幕客們喫酒心裏只將這件事委决不下衆幕賓也替疑猜不定內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

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范學道是个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一个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

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知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跪著閱過卷學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

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
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
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櫈去照例責罰說着
學裏面一个門斗已將他拖在櫈上梅玖急了
哀告道大老爺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學
道道你先生是那一个梅玖道現任國子監司
業周蕡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
道道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罷權且免
打門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附道你

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科考時訪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將出去傳進新進儒童來到汝上縣頭一名點著荀玫八歲裏一个清秀少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知方纔這梅玖是同門麼荀玫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蕢軒老師的門生荀玫道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因出

同供奉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裏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著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間屋用蘆蓆隔著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著一个江西先生門上貼著江右陳和甫仙乩神數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著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个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玖

指著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拏些水噴了揭下來糨一糨收着纔是和尚應諾連忙用了揭下弄了一會申祥甫領着衆人到齊了喫了一日酒纔散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剩下的留與荀玫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少年到省試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杯盤衣帽旗匾盤程怱怱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明朝的體統舉人報

中了進士即刻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陞座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磕著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擡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著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著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將來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荀玫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

說來方纔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荀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甚窄況且離胡衕又遠這里住著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碗飯吃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竟搬到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次日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荀玫殿在二甲王

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
你已經取在第一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
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玫跪下
謝了候衆人閱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
掩門荀玫纔走出來恰好遇著梅玖還站在轅
門外荀玫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
們周先生讀書梅玖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
著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曾出世先生那日在城
裏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

鄉來你們上學我已是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喜歡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纔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个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俺考在三等中間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面了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白个情所以把你進个案首也是爲此俺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

兩人說着閑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宗師僱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此時荀老爹已經没了只有母親在堂荀玫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着拐杖來賀喜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荀玫賀學湊了二三十吊錢荀家管待衆人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那日早晨梅玖荀玫先到和尚接着兩人先拜了佛

同和尚施禮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咱你在這裏上學時還小哩頭上扎著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爐燭臺供著个金字牌位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祿位左邊一行小字寫著公諱進字蕢軒邑人右邊一位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

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一齊轉了員外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一个紅全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面夾著一个單帖上寫著江西南昌縣陳禮字和甫素善乩仙神數會在汝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麽荀員外道是有這个人他請仙判的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繭紬直裰腰繫

絲絲花白髭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諾說請二位老先生台座好讓山人拜見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苟員外道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弟却無緣不曾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乩上寫著道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尚不曾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

還是常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敢請
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師相聖賢
豪傑都可敢請不瞞二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
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裏和
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切記先帝宏治十三
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劉大老
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
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批了七
日來復四个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

出獄只罰了三个月的俸後來李老爺又約曉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那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个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衆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曉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王員外道道兒如此高明不知我

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麽斷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乩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候吃過便飯當下留著喫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乩筆都取了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祝罷將乩筆安好陳禮又自已拜了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著乩筆又念了一

過咒語燒了一道啟請的符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著跪獻上去那乩筆先畫了幾个圈子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衆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乩扶得動了寫出四个大字王公聽判王員外慌忙丟了乩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乩那乩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

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不起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竪丟著乩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拏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傍記下同看于是拏了一副紙筆遞與陳禮在傍鈔寫兩位仍舊扶著那乩運筆如飛寫道羨爾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烟

淚沓無蹤兩目黄堂坐擁只道驊騮開道原來天府夔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爲畢又判出五个大字調寄西江月三个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驗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着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詩上說天府夔龍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荀員外

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擔
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个月還趕的着
當下荀員外拗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
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司道府縣
都來弔紙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
男男女女都來看荀老爺家的喪事集上申詳
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
的缺拏手本來磕頭看門効力整正鬧了兩个
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

荀家作辭回京荀員外送出境外謝了又謝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纔開了假早見長班領著一个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

貞臣良佐忽爲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文字分爲三段第一段是梅三相考四等令閱者快然浮一大白然三相旣考四等之後口若懸河刮刮而談仍是老友口聲氣

息恬不爲恥世上固不少此老面皮之人吾想梅三相與嚴大老官是一類人物假使三相出了歲貢必時時自稱爲鄉紳與邪縣爲密邇至交大老官考了四等必仍然自詡爲老友説學臺爲有意賣情也

陳和甫請仙爲第二段寫山人便活畫出山人的口聲氣息荒荒唐唐似真似假稱謂離奇滿口嚼舌最可笑是關帝亦能作西江月詞略有識見者必不肯信而王荀二公乃至

悚然毛髮皆竪寫無識見的人便能寫出其人之骨髓也

荀員外報丁憂是第三段嗚呼天下豈有報丁憂而可以且再商議者乎妙在謀之於部書而部書另自有法謀之於老師而老師酌量而行迨至萬無法想然後只得遞呈當其時舉世不以爲非而標目方且以敦友誼三字許王員外然則作者亦嘗懷貿貿竟不知此輩之不容於聖王之世乎曰奚而不知也

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乩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運筆判下一个服字陳禮把沙攤平了求判又判了一个服字一連平了三回沙判了三个服字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乩筆香爐沙盤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到晚長班進來說荀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荀家家人挂著一身

的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著稟道家裏老太太已于前月二十一日歸天荀員外聽了這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卽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選過了再處荀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

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有道理一宿無話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个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然效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荀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个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又過了兩三日都回復

了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
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
亦可若工部員外是個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荀
員外只得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
喪葬需費你又是個寒士如何支持得來況我
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
罷我也告一个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數百金
也在我家襄替你應用這事纔好荀員外道我
是該的了爲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

此正古人所謂直書其事不加論斷而是非立見者也

閱薛家集一段文字不禁廢書而嘆曰嗟乎寒士伏首授書窮年屹屹名姓不登于賢書足跡不出於里巷揶揄而訕笑之者比比皆是一旦奮翼青雲置身通顯故鄉之人雖有尸而祝之者而彼不聞不見也夫竭一生之精力以求功名富貴及身入其中而世情嶮巇宦海風波方且刻無寗晷香山詩云賓客

歎娛童僕飽始知官宦爲他人究竟何爲也哉

儒林外史第七

儒林外史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話說王員外纔到京開假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江撫王一本爲要地須才事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才能幹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缺著工部員外王惠補授欽此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謝恩過整理行裝去江西到

任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蘧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務是通判署著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蘧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為這交盤的事彼此參差著王太守不肯就接一日蘧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朶聽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已來領王太爺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相懇一切事都要仗托王太爺擔

代王惠應諾了衙裏整治酒飯候蘧公子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全帖上寫眷晚生蘧景玉拜王太守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舉動不群彼此施了禮讓位坐下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却聞得略有些貴恙蘧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勞煩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記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蘧公子道晚生三十七歲王太守道一

向總隨尊大人任所的蘧公子道家君做縣令時晚生尚幼相隨做門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也帮他看看卷子直到陞任南昌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蘧公子道家君常說宦海風波實難久戀況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産可供饘粥先人敝廬可蔽風雨就是琴罇罏几藥欄花榭都也還有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

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却可賦遂初了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問子若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掛冠笑著說道將來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說著換了三徧茶寬去大衣服坐下說到交代一事王太守著實作難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

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
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
馬匹雜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
送與老先生任意塡補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
京官宦囊清苦決不有累王太守見他說得大
方爽快滿心歡喜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王
太守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
訟裏可也畧有些甚麼通融蘧公子道南昌人
情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

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詞訟甚少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婚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息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但只問著晚生便是問道於盲了王太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當下酒過數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都也吟嘯自若

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碁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却也有趣的緊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太守並不知道話是譏誚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蘧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飲彼此傳杯換盞

面喫到日西時分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王太守許定出結作別去了過了幾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結蘧太守帶著公子家眷裝著半船書畫回嘉興去了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蘧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戥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拏到內衙上秤稱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

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䰟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个不知道太爺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訪問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薦了適值江西寧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道催趲軍需王大守接了羽檄文書星速赴南贛到任到任未久出門查看臺站大軍駟馬在路曉行夜

宿那日到了一个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个舊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擧頭一看正廳上懸著一塊匾匾上帖著紅紙紙上面四个大字是驊騮開道王道臺看見喫了一驚到廳陞座屬員衙役叅見過了掩門用飯忽見一陣大風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个大字是天府夔龍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纔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纔驗那所判兩日黃堂便就是南昌府的个昌字可見萬事分

定一宿無話查畢公事回衙次早寧王統兵破
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
走王道臺也抵當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
走走到大江中遇著寧王百十隻艨艟戰船明
熖晃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拏
幾十个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臺反
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的殺了還
有怕殺的跳在水裏死了王道臺唬得撒抖抖
的顫燈燭影裏望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擡頭

寧王見了慌走下來親手替他解了縛叫取衣裳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員降順了孤家少不得陞授你的官爵王道臺顫抖抖的叩頭道情願降順寧王道既然願降待孤家親賜一杯酒此時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着接酒在手一飲而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自此隨在寧王軍中聽見左右的人說寧王在玉牒中是第八个王子

方纔悟了關聖帝君所判琴瑟琵琶頭上是八个王字到此無一句不驗了𡨋王鬧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那些偽官殺的殺了逃的逃了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曾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个枕箱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是慌不擇路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走直到了浙江烏鎮地方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喫點心王惠也拏了幾个錢上

岸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只有一个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却想不起開店的道客人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住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蘧王惠道向日有位蘧老先生曾做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少年驚道便是家祖老客何以見問王惠道原來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了那少年

道却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里不是說話處寶舟在那邊蘧公孫道就在岸邊當下會了賬兩人相攜著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玉想是令叔蘧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驚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却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遊了麼蘧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月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

今年貴庚多少了蘧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
不曾請教貴姓仙鄉王惠道盛從同船家都不
在此麼蘧公孫道他們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
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蘧公孫大
驚道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如何改裝獨
自到此王惠道只為寧王反叛弟便挂印而逃
却為圍城之中不曾取出盤費蘧公孫道如今
却將何往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會
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蘧公孫道老先生

既邊疆不守今日却不便出來自呆只是茫茫
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晚學生此番却是奉
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椿銀子現在
舟中今且贈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尋一个僻
靜所在安身爲妙說罷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
王惠共二百兩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船
上都要趕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周濟之情不
死當以厚報雙膝跪了下去遽公孫慌忙跪下
同拜了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

一無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時潛踪在外雖這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識認惹起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了遽公孫應諾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灑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見來生犬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船入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遽公孫回到嘉興見了祖父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遽太守大驚道他是降順了寧王的公

孫道這却不曾說明只說是挂印逃走並不曾帶得一點盤纏蘧太守道他雖犯罪朝廷却與我是个故交何不就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盤費公孫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孫道只取得二百兩銀子儘數送與他了蘧太守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就將當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公孫見過乃祖進房去見母親劉氏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勞了一番進房歇息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

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看蘧太守看了都是鈔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只內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詩話有一百多紙就是青邱親筆繕寫甚是精工蘧太守道這本書多年藏之大內數十年來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眞乃天幸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蘧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

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蘧來旬駪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徧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孫是个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寫斗方同諸名士贈答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蘧太守叫公孫你婁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慌出去迎這二位

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謚爲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諱琫字玉亭是个孝廉四公子諱瓚字瑟亭在監讀書是蘧太守的親內姪公孫隨著兩位進來蘧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檐下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去蘧太守親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請坐奉茶二位婁公子道自拜别姑丈大人屈指已十二載小姪們在京聞知姑丈掛冠

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早已鬚
鬢皓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邊遠太守道我本
無宦情南昌待罪數年也不會做得一些事業
虛縻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不想到家一載
小兒亡化了越覺得胸懷冰冷細想來只怕還
是做官的報應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
多誰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侍奉姑
丈膝下還可借此自覺要四公子道便是小姪
們聞了表兄訃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路分

離臨終也不能一別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
了狂疾大家兄念著也終日流涕不止遽太守
道令兄宦況也還覺得高興麼二位道通政司
是个清淡衙門家兄在那裏浮沉著絕不會有
甚麼進益却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在京師
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坐了一會換去
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公孫陪奉出來
請在書房裏面前一个小花圃琴罇爐几竹石
禽魚蕭然可愛遽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拄著

天台蘇枝出來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多虧漸建伯神明獨運建了這件大功除了這番大難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爲難得四公子道據小姪看來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個爲賊爲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遽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慎四公子不敢

再說了那知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每常只說自從永樂簒位之後明朝就不成个天下每到酒酣耳熱更要發這一種議論婁通政也是聽不過恐怕惹出事來所以勸他回浙江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表姪學業近來造就何如却還不曾恭喜畢過姻事太守道不瞞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个孫子自小嬌養慣了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

甚麽學問一味粧模做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的開口就說要嚴老夫姑息的緊所以不曾著他去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已教他讀些經史自你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个監生舉業也不曾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歡便了二位公子道這个更是姑丈高見俗語說得好與其出一个斲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

個培養陰騭的通儒這個是得緊遽大守便叫
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
二位看了稱賛不已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
二位辭別要行蘧太守治酒餞別席間說起公
孫姻事這裏大戶人家也有央著來說的我是
個窮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就遲著賢姪
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為我留意貧窮些
也不妨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次早叫了船隻
先發上行李去蘧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自已

出來廳事上作別說到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文恪公墓上提著我的名字說我蘧祐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兩公子聽了愀然起敬拜別了姑丈蘧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先在船上候二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著開了船方纔回來兩公子坐著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巷裏邊撐出

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古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有歸來是果然果然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公子道叫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住了罷船家應諾泊了船兩弟兄凭舷痛飲談說古今的事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飯兩弟兄上岸閒步只見屋角頭走過一个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

婁少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遇着這个人有分教公子好客結多少碩彥名儒相府開筵常聚些布衣葦帶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結過王惠遞入二婁文筆漸趨于雅譬如遊山者奇峰怪石陡巖絕壁已經歷盡忽然蒼翠迎人別開一境使人應接不暇

二婁因早年蹭蹬激成一段牢騷此正東坡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也雖是名士習氣然與斗方名士自是不同